

是我！请开门

张事业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是我！请开门 / 张事业著 . — 哈尔滨：北方文艺出版社，
2001 . 4

ISBN 7-5317-1342-X

. 是... . 张... 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0735 号

是我！请开门

Shi Wo ! Qing K i Men

作 者 / 张事业

责任编辑 / 马合省

封面设计 / 安 璐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/ 9.75

插 页 / 2

字 数 / 200 千

版 次 / 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/ 1—6 000

定 价 / 17.00 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342-X / I · 1378

第一章

四号深夜,介民给我打来电话。当时,我和妻都已睡着了。我去接电话时,顺便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,时间是一点四十五分。我拿起话筒,“喂”了一声,先是听到那边有一些嘈杂声,然后就很清晰地听见介民说:“我告诉你,我杀了我老婆。”

我被电话铃闹醒的时候,正在做一个梦,梦见自己和一大群陌生人在一起,好像是要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。介民说完那句话后,停顿了一下,那些嘈杂声马上又传了过来。我问他什么地方?介民接着说:“你不相信吗?我杀了我老婆。”我又问他为什么杀了他妻子,他妻子是否已经死了?介民没有回答我,只“嘿”了一声,分不清是笑还是喘气,而且那嘈杂声越来越厉害,我把话筒换到另一边耳朵听。介民说:“你不会报警吧?嘿!我叫你们吓一跳。”说完,介民就放下了电话。

我紧接着拨介民家里的电话,但我忘了他的电话号码。我看看钟,正好两点。我叫醒我妻子,问她是否记得介民的电话号码,她告诉了我,然后也看了看墙上的挂钟。我告诉她,介民杀了他的妻子。

我妻子裹了毛巾被下床,随我到客厅打电话。我拨了很久,那边有响铃声,但无人接听。两点半时,我放下话筒。我妻子把毛巾被匀了一些给我。她没说一句话。我们在沙发上坐等天亮。

五点过后,天色渐明。五点二十分,我们开始穿衣服、洗漱。然后我妻子给我做早餐。吃完早餐,我往口袋里塞了一些零钱。出门前,我再次给介民的家里打了一次电话,仍然无人接听。

这天天气不太好,空气十分潮湿,说不清是雾还是毛毛雨。街上很难得的安静。我走到公共汽车站,那里居然已经有了三两个人。都是男的。我们没等多久,第一班公共汽车就开了过来。除了司机,车上只有一个小女孩。我挑了前排靠窗的座位坐下。那小女孩就坐在我旁边。我无意中发现她正看着我,就冲她点了点头。

小女孩问我:“你要到哪里去?”

我告诉她我要到终点站。她说:“是巫水坑吗?”然后又问,“到那里上班?”

“不!去会一个朋友。”我说。

“你朋友生病了?”

我摇摇头。她从挎着的书包里掏出一张硬纸折叠的小飞机,用力把两个翅膀叠平。我拿出了几毛零钱,准备买车票。到了一个站口,另外的三个人都下了车。车上只剩下我和小女孩两人。

小女孩突然问我:“昨天晚上你做梦了吗?”未等我回答,她接着说,“我做了个梦,梦见和很多人在一起。我一个都不认识。他们带我到另一个地方去。”

“去哪?”我问。

“不知道。我走着走着就醒了。”小女孩说。我在终点站的前一站下了车。这时天已大亮。

街上一如既往地喧闹,车和人都很多。我一边走一边抹头发上的水珠。我妻子要我出门时别忘了穿上风衣,但我还是忘了。现在有点冷。

我走到介民住的楼前时,已经是七点三十七分。介民就住在这幢八层楼的六楼,靠东边的那一间。这楼已显得很旧了,外墙上抹的水泥灰掉得斑斑点点,地上也很肮脏,什么垃圾都有。我走进

楼梯口,这时一楼的房门打开了,一个女人正要出来,见了我,便使劲地关上了门。

介民把他家的门油漆成了土黄色,门的上方安了一个猫眼。我先敲了敲门,然后大声地叫他的名字,果然无人应声。我仔细看介民装上的那只猫眼。介民装得很粗糙,四周不大吻合,玻璃圆球上还扫上了一些油漆。我发现那油漆是新刷上没多久的,就在那只猫眼的下面,隐约可见几行字,虽然写得潦草,但尚能辨认,第一行写着:二十四号的胶卷已冲 第八张不能放大。接着这一行的斜下方写着:可以断定是太史。但显然是另一个人的字迹。

我又等了约半个小时,方才下楼。下楼连一个人也没碰到。各楼层的门都关着,门上油漆各异,有的还装有铁质拉闸防盗门。我走出那幢楼,外面已开始下小雨。没多远就是公共汽车终点站,里面修了几排水泥石凳。我找了一个干净点的地方坐下。

大约是在上月初,有一天介民把我从报社叫出来。他站在传达室门口,穿着一条肥大的萝卜裤,人显得很矮。我们也是在街边找了一个水泥石凳坐下。介民说:“我碰到一件十分奇怪的事。”

我没有做声。介民“嘿”地笑了一声说:“说出来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。”

介民说他在上个月十六号到福州参加一个南明史研究的学术讨论会,会期三天。他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,题目是《鲁监国与隆武政权以及清朝对东南与华南的初期征服》。会议结束后,介民上街逛商店,为的是给儿子买一点可心的东西,因为过三天便是他儿子的生日。

介民花五十元买了一个变形金刚。他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怎么个玩法。他出商店时碰到一个老者。那老头一把抓住他的手,定要给他看手相。介民听不懂他的闽南话,抽身就走。老头叽哩咕噜说了几句。介民发现路人都是用奇怪的眼光看他。

介民说他当天晚上九点乘飞机返回。他还记得那天天气十分晴朗,满天的星星。介民是第一次坐飞机,庆幸自己占了个靠窗

的位置。飞机升空后,介民把脸靠在舷窗上,但飞机一上天就什么都看不到了,好像钻进了一团迷雾。介民便靠在座位上睡着了。

飞机着陆时已是拂晓。介民起初以为是机场的信号灯照的缘故,但当他一走出机场大楼,就见东方已经红霞满天,没多久,太阳就升上来了。

介民说他大吃了一惊。按照时间计算,他足足在飞机上呆了十个小时,这足够飞到中东或者南太平洋了,但事实上,他只不过从福州到了一个更南边的城市。

“那几个小时我到哪儿去了?”介民问我。

“或者是你做了一个梦。”我说。

“我是睡着了,但我没有做梦。”

“要不你的表坏了。”

介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保存得很仔细的机票,字迹虽然有些模糊,但都看得清楚。我把机票还给介民,说:“反正你已经回来了,又没出事,管他呢。”

“问题是,这十个小时飞机到哪儿去了?我又去了哪儿?我一定得搞清楚。”

我说:“搞清楚怎样?搞不清楚又怎样?”

“你得帮我。”介民说着,又把那张旧机票递给我。

我接过机票,随手装进口袋里。我答应他第二天陪他一起去机场。他和我约好八点钟一上班时,他仍然在传达室门口等我。

第二天早上八点,介民果然准时在报社传达室门口等我。他今天穿了一件西装,不过裤子仍然是昨天穿过的萝卜裤。我们在门口碰到部主任。主任问我要上哪?我撒了个谎。主任随口“喏”了一声,嘴里不知嘀咕了一句什么走了,介民问我:“他说什么?”我装做没有听到他的话。

机场很远,我们倒了四五次车。介民告诉我,其实他们在福州上飞机时就挺蹊跷。本来他们办好登机手续后,很顺利就上了那架波音737。空姐都到位了,没多久飞机引擎发动。但等了十来

分钟后,一个技师模样的人突然走出来,宣布他们坐错了飞机,他们应该坐的是那架停在跑道另一端的图 - 154。大家稍稍僵持了一会儿,只好无可奈何地随着蓝色的空姐上了另一架飞机。介民隐约听有人说,那架波音 737 临时被一个总经理类的人物包租了。

我说:“ 这世道,无奇不有。”

介民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。

我是第一次来机场。机场的候机楼显得很矮小。楼前的广场上杂乱无章,很多人守着大大小小的包裹,或蹲或躺,和那些在人群中叫卖的小贩根本分不清。我们找一个穿机场制服的中年妇女,问机场办公室在哪儿?她把我们两个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,然后摇摇头走开了。我们又问机场的保安,他一边走一边大声说:“ 我不知道。”连脚步都未停一下。介民说:“ 我们上楼吧!一定是在楼上的。”于是我们顺着自动扶梯上了二楼。二楼是一个餐室。我们再上时,楼梯上当面立着一个木牌,上面写着:“ 办公重地,闲人免进。”

我们从木牌上跨过去。楼上果然是办公的地方,装修得很豪华。一个保安喝令我们站住。我只好掏出记者证给他看,声明要找他们办公室的主任。他说:“ 我们这儿没有办公室。”

介民说:“ 找你们当官的。”

“ 我们这儿没有官。”

“ 那随便找谁都行。”我说。

保安说:“ 我们这儿有总经理。”

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总经理,他的办公室就在顶头的那间。总经理很年轻,人很和气,一边笑一边听介民讲事情的原委。我顺便把机票递给他。他把它放在电话机旁。

介民说完后,总经理问他:“ 丢了什么东西没有?”

“ 没有。”

“ 你是第一次坐飞机?”

“ 是。”

“那你有什么损失呢？”

介民望了望我，说：“我没什么损失。”

“这就是了。”总经理很高兴地说。

介民说：“我要知道我去了哪儿。”

“你不是在飞机上吗？”

“那飞机在哪儿？”

“飞机在天上飞呀。”总经理大笑起来。

我也笑了。介民站起来，厉声问我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总经理见状，便把电话机旁的机票拿起来，看了看，走到介民的身边，指着票说：“你坐的是什么飞机？”

“图 - 154。”

总经理说：“你上错了飞机。你看看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这个航班是波音 737。”

“是坐错了飞机。但是是你们弄错了，本来是波音 737。”

“我们不会错。”总经理说着，拿起电话，吩咐一个什么人查当天福州来的航班情况。一会儿，他放下电话，对介民说：“的确是你坐错了飞机。我刚才已经问过调度室了，波音 737 飞的那个航班和图 - 154 飞的那个航班都是准点到港的。”

介民刚坐下，又站起来：“不管怎样，我前天晚上九点上的飞机，而第二天七点三十分才到。我想请你解释清楚。”

总经理拉下了脸：“我看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是你自己坐错了飞机。不管是波音 737 还是图 - 154 都是准点到达。波音 737 是晚上九点离港，已于当晚十点三十分到港；图 - 154 是清早六点离港，已于七点四十分到港。你究竟要问什么呢？”

“可我搭的是图 - 154。”

“不错。正因为你搭的是图 - 154，才会七点四十分到港。这有何不对呢？”

“但我是前日晚上九点上的飞机……”

“这已经很清楚了，”总经理说，“如果你是前一天晚上九点上

的飞机,那你就是坐的波音 737;如果你是清早七点四十分到这儿,那你就是坐的图 - 154。这到底有何问题?”

“好吧!不管我上的是哪一架飞机,问题是:我在天上呆了十个小时。这十个小时我到了哪儿?”

“你没到哪儿,你坐在飞机上。”

“飞机呢?”

“飞机在天上飞。”

“我究竟坐的是哪一架飞机?”

“这只有你自己才清楚。反正不是波音 737 就是图 - 154。”

这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。

雨越下越大。公共汽车终点站里人比较多,但没有人坐着。大家都撑着雨伞。偶尔来一趟车,人就都不见了。有一个卖香烟的朝我走过来——他还是个少年,顶多十五岁,用塑料布蒙住的香烟架挂在脖子上。“先生,要烟吗?”他问我。我瞥了一眼香烟架:倒是常见的几种牌子的香烟。我要了一包 555 牌的,递给他十块钱。他把烟撂到我怀里,然后就跨上了公共汽车。我赶过去,但公共汽车关上了门,按了一下喇叭就开动了。

我跟在车屁股后面,举着钱,大声叫道:“喂!你的钱!”

车厢内的人一下子全都扭过了脸。我没有看见那个卖烟的少年,但看见一个女人美丽的脸,朝我妩媚地笑了一下。我跟着公共汽车追去。马路上有些水渍,汽车一加速,溅了我一身。我一边追,一边扬起手,大叫:“喂!喂!”车上的人都笑起来。我手一松,那张钞票掉在了一个水洼里。我刚要去捡,就见一辆货柜车轰鸣着劈头压过来。我一头撞在了护栏上。

地上很脏。我把两手弄得乌黑。我爬起来,一个穿着雨衣的交通警察正站在我面前。那辆公共汽车早开远了。

警察问我:“你跑到这里面来干嘛?”

我指着车开过去的方向,回答他:“我追那辆车。”

警察把雨帽拉下来,看了我好一会儿,然后扭头就走了。我费

力地越过红白相间的护栏。骑自行车的人躲在雨披内朝我笑。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,便应了一声。

原来是我们部主任。

“你去哪?上班吗?”主任问我。

“我妻子病了。我想去买点药。”我又撒了个谎。主任点点头,居然没再问什么,骑上自行车就走了。

九点二十六分,我回到家里。妻子已经上班去了,屋里被她收拾得很齐整。茶几上放着两杯菊花茶,尚冒着热气。我很困,一头倒在沙发上就睡着了,连个梦都未做。

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。我醒来后看了看钟,见那钟仍然指在九点二十六分的位置,大约是没电池了。我坐起来,茶几上只剩下一杯茶,早已冰凉,下面压着一张照片:是个年轻的女人,十分美丽。

妻从书房里走出来,见了我,说:“你回来了。”

我说:“我早回来了。”

“你睡了一觉。”

我点点头,突然发现她脸上好像挂着泪水。她走进卫生间,打开水龙头。“哗哗”的流水声。我走进书房,见地上一片狼藉,所有书架上的书都被丢在了地上,而且几乎都打开着。我冲出书房,大声道:“怎么回事?我的书!”

妻没有回答,她闭上了卫生间的门。

我跪在地上,把书一本本地捡起来,擦齐,然后放回书架。大部分的书都已发黄,散发出一种被褥的气味;拍一拍,有的里面还掉下来一些小虫子的尸骸。每一本我都署上了名,但都没有记上购书日期。以前我是按购书时间顺序排列的,我只要看一眼书架,就像读了一遍自己的传记。

我没法把书按原样放回书架了。我胡乱地把书架塞满,最后还剩下一大堆没地方可放,我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不是我的书。但书架上的那些,我还是可以肯定的。

妻终于从卫生间出来了。我问她是否洗了澡,然后指着地上的书,问她:“这些书是我的吗?”

妻瞟了一眼地上,从里面挑出一本封皮有些破损的书,给我。这是一本清人李庆辰著的《醉茶志怪》,扉页上印有“高山流水,几多岑寂之人;弄月吟风,半是牢骚之客”两句话。我是在上中学时读的这本书。“这本书是你的吗?”她问我。

我说:“我读过这本书。”

“喜欢吗?”

“如果是我买的,我就喜欢。”我找了找,并未找到自己的签名。我的确对这书非常熟悉。

妻从茶几上把那张女人的照片拿过来,夹进这本书里,“她是谁?你差点把她也忘记在这本书里了。”

我断定这本书是我自己的。我从书架上抽下叔本华的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,把这本书放到那位置去。我仔细打量那些五颜六色的书脊,它们把我的过去搅得一塌糊涂。

我问妻:“你怎么不问我介民的事?”

“我也困了。我想睡觉。”妻说着,真就打了一个哈欠。

我把地上的书收拾整齐,靠墙放着,然后用拖把把书房拖了一遍。地上一湿润,被褥的气味就更浓了。我打开窗,让阳光直射进来。我走到卧房里,见妻已经睡着了。我抬起她的手腕,看看表,才知道已到了下午两点钟。我给她放下蚊帐,拉上窗帘,然后又回到书房,再把那本书取下来。

照片也有些发黄了,背面还有发霉的斑点印。这女人着一套旗袍,属于一种古典的美,不管是眼睛、鼻子、脸还是嘴巴,都透出说不出的温柔。她斜倚在一棵树上。我认识这树,是槐树。

我翻过书的扉页。开头便是一篇自序,其中写有“维时风萧雨晦,人静夜凉,茶烟飞古鼎之香,兰柱吐秋灯之焰,濡毫吮墨,振笔直书,则此中况味,真有不堪为外人道者也”。这时,我隐约记起我曾经问过介民:这个号醉茶子的究竟是一个什么人?介民毕竟是

学历史的,而且是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。介民当时说他会回去查查资料。

他后来告诉了我什么,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我仍然只能断定这本书是属于我的。读中学时,我一边读这本书,一边给低年级的堂弟妹们讲妖魔鬼怪的故事。后来一个堂弟上大学时,给我写信说:“我以后也要写一本书,糊弄你们。”

介民也说过同样的话。

妻醒后,我告诉她:“我想起来了,那本书的确是我的。”

她笑了笑,问我:“介民来过电话吗?”我说没有,她于是说:“他真的吓了我们一跳。我从来不了解他。他竟然会杀人。”

我附和着她说了几句。这时,电话铃终于响了。我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,对她说:“该换电池了。”

电话是一个男人打来的,但不是介民。我接电话时碰翻了放在电话机旁的花瓶,溅了一些水在电话上。我一提起话筒就听见响亮的嘈杂声。

那人说:“我就在你楼下的公用电话亭。有人要我转交你一样东西。”

我问他:“介民在哪儿?他妻子怎么啦?”

那人说:“你下来吧!他只要我把这东西交给你。”

我放下话筒,朝窗下望去,果然见楼下马路边的电话亭旁立着一个青年男人,此刻他也正在抬头朝上望。我从书柜底层的干燥箱里取出久不曾用的相机递给妻,对她说:“你尽量把那个人拍清楚。”

我把妻递给我的风衣披在身上,然后下楼去。刚下楼,就见楼下的空地上围了一圈人,还传来婴儿的啼哭声。我顾不了这些,直奔电话亭。那男人斜靠在电话亭上抽烟。我大声问他:“快告诉我,介民在哪?”

他扔掉烟,把手插进裤兜里,说:“介民?谁是介民?”

“不是介民要你来的吗?”我说。

“我不认识介民。”他说着，从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，“有人托我把这个交给你。”

我接过钥匙，问他：“那人什么样？他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你是警察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不是。我是记者。”

他释然一笑：“我知道你是记者。我认识你。”

“那人是谁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告诉你也记不住。我没有名字。”他转身朝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去，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，再次笑了一笑，问我：“你有情妇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。这时，一辆摩托车急驰而来，“吱”地一声在他的旁边刹住车，他跨上后座。摩托车眨眼之间就开走了。我甚至来不及看清车手是男人还是女人。

我攥紧钥匙，把食指套进钥匙环里。我走回去，看见那群人仍未散。我朝里面挤，见人群中的空地上放着一只竹筐，里面放着一个裹着襁褓的婴儿。婴儿满脸紫红，眼也未睁开，糊满了眼屎。几只苍蝇围着他的头飞来飞去。我无意中把钥匙弄掉在了地上，发出很响亮的声音，人们便都转过脸来看我。我连忙拾起钥匙，快步离去。

我没走几步，就听见后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号啕声，然后是一片嘈杂。

我上了楼。妻早已打开门候我。我把钥匙塞到她手上，告诉她那是那个人给我的。

“是介民吗？”她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他不肯告诉我。”

“一定是介民的钥匙。”妻子指着照相机对我说，“我拍到了那个人。”

那串钥匙总共有大大小小六片，差不多可以猜得出哪是开房门的、哪是开自行车的。我把它们揣到风衣口袋里。妻说：“你又要去吗？”她说着下意识地抬头看墙上的挂钟。我也看了一下，突

然发现那钟又开始走了起来,时针指到四点。妻看看她的表,又朝窗外看了看,嘀咕道:“时间还早。要不我们再打个电话试试看。”

我想了想,就拿起话筒,又拨了一次介民的电话,照例是无人接听。

我再次下楼时,楼前的人都已散了,那个竹筐也不见了,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。我朝公共汽车站走去,那个电话亭旁这个时候站着一个人十五六岁的女中学生,大概是在等里面的人打完电话,因为我听见里面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的声音。我摸了摸口袋,那钥匙鼓鼓的还在。

我等了很久也不见开过来一辆公共汽车,好不容易来了一辆,又没有停。出租车也没有,而且连其他的车也出奇地少。我不知道那个电话亭旁的女中学生是什么时候走过来的。我看见她时,她正从挎着的一只大帆布包里往外掏一大沓摞齐的报纸。她的旁边站着一个人留山羊胡子的老头,我猜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人。在这个城市里,像他留的那样的胡子是很少见的。

“先生,买张报纸吗?”女中学生问我。

我点点头。她马上就塞了一份给我。我从口袋里掏钱,却掏出了那串钥匙。她盯住那串钥匙,问我:“先生,这钥匙不是你的吧?你在马路上捡的吗?”

我没有理她,摸出了一枚硬币给她,然后展开报纸。原来这报纸就是我们出的,通常在这张报纸的头版都可以看到我的名字。但今天没有。

我一边看报一边等公共汽车。等我看完八个版时,仍然没有一辆车在我面前停下。那个卖报的女孩和她的父亲或者爷爷早不见了。雨越下越大,幸好候车亭顶棚可以遮挡一下。

报纸的最后一个版一般是体育消息,但今天不知怎么换成了一篇长篇通讯。车仍未来,我想索性看完这篇通讯,但突然发现左下方登着一组寻人启事,第一则写着:寻人,男,45岁,身高1.75米,右下颌有一道伤痕,戴深度眼镜,说话略有结巴。有知情者请

电告 8407054。这不是介民吗？而且这电话号码正好就是介民家里的电话号码。

这时,突然有一个人在我耳边大声叫道:“喂!你究竟上不上车?”

我猛抬头,见一辆公共汽车不知何时已停了下来。售票员满脸的愠怒望着我。我慌忙收起报纸,几步跨上车。大概正是下班的时间,车上人较拥挤。我朝最里边挪过去。因为我要到终点站才下。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稍为宽松点的地方站定,一摸,报纸不见了,只有钥匙还在。

这次没用多久,车就到了终点站。一下车,我就把钥匙取出来,仍然把钥匙环套在食指上。很多人也是朝介民住的那幢楼走去的。有几个还朝着我笑。我不认识他们。也许他们中有人是介民的邻居和同事。

我找到介民的房间,依次把钥匙插进去试了试,没一会儿,门却被人从里面打开了。一个女人伸出头,看看我,又看看我手上拿的钥匙,问我:“你住这幢楼吗?”

我点点头,连忙又说:“不是我,是介民住这儿。你是介民的什么人?”

“我不是介民的什么人。”她说。

“那你怎么在介民的房里?”

她说:“这不是介民的房间。”

“这是六楼吗?”

“不!七楼。”

“那是我走错了。”我给她说我是介民的朋友,介民不在,介民给我他的钥匙,我要到介民的房间去取一样东西。

“什么东西?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她笑道:“介民这个人真有意思。”

我问介民最近在家吗?她说你不知道怎么会有介民的钥匙

呢？她又说要不你先进来坐坐吧。我就进去了。我知道她是住介民的楼上。房间和介民的一样，只是显得比介民的家里要阔气一些。她沏了两杯菊花茶，一杯给我。我说：“你是介民的同事吗？”

“不！我是他的邻居。”

我笑道：“介民这个人，从来不肯结交人。”

“你是记者吗？”她问我。

我点点头，问她是否是介民对她说起过我。她说她不过猜猜而已。我称赞她的眼力，问她的名字、年龄和职业，她都一一告诉我，末了，我问她：“你结婚了吗？”

“我丈夫在部队里。”

“肯定是个军官。”我说。然后我们接着谈了一会儿报纸、广告和最近上演的一部美国电影。她说她并不喜欢好莱坞的那些枪战警匪片，但她喜欢玛丽莲·梦露。我们还谈了一会儿最近上市的一批水果。临走的时候，她告诉我，她很怀恋她小时候她外婆家的一棵水蜜桃上结的桃子，现在是很难吃到那那么甜爽的果子了。我表示同意。出门时，我下意识地抬头看看她客厅里的墙上：也有一只挂钟。已经七点了。

我边下楼边掏出钥匙，找出了最大的一片。我把那一片钥匙插进锁孔里，只轻轻一扭，那门就开了。

我刚一打开门，就听见“丁零零”的电话声。我赶紧几步，抓起电话。原来是妻打来的。

“是你吗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你忘了带介民的钥匙。你怎么进去的？”

我看看手上捏的钥匙，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。我对妻说：“我用我自己的钥匙开了他家的门。”

“他不在家吗？”

“他当然不在家。”我说完，举起听筒等了一会儿，见妻那边再没声音，便放下了话筒。

介民的房间很大,三房两厅,在这个城市,这已经有点近乎奢侈了。这房间我也很熟悉。有时候,我会到这儿来借宿。三个房间的门都开着。介民夫妇的卧房内很整洁,只有床上显得有些凌乱,被子没有叠,两个枕头分开放着,都没铺枕巾。床头上挂着一幅5寸黑白结婚照。

照片上的介民理着平头,他妻子留齐耳短发。床边床头柜上放着一只地球仪做的滚动小摆设。那地球像上了发条,仍在摆动。

其他的两间,都被介民做了书房,沿着四堵墙摆满了书。我借宿时常常住靠西边的那一间。介民习惯晚上频频起夜,每去一次,他都要和我打个招呼。

我把窗子都打开,然后打开电视机。电视刚刚播完新闻,开始播已经烂熟的几条广告。我靠沙发坐下。茶几上摆着一罐烟,我点了一支,抽了几口,猛烈地咳嗽。

八点三十分,我去洗澡。介民装了一个硕大的浴缸。我打开水龙头,随便抓了条毛巾,跳进去。水越来越多,我的身体开始浮起来。我把毛巾枕到后脑勺上,迎面看到天花板上贴着一只壁虎。那壁虎一动不动,画上去的一样。我顺手抓了一只空肥皂盒,用力朝顶上扔去,这时,就听到很响亮的“喀嚓”一声,有个冰凉的很滑腻的东西从我脸上一滑而过,然后一片漆黑。我知道是停电了。

我闭上眼睛。水很凉爽,和游泳时的感觉差不多,稍稍一动,身体会随着漂动。我顺着脖子朝下面摸去,一直摸到臀部。臀部下面就是出水口。我把两个手指塞进那孔里,让水顺着指缝流。

大约十来分钟后,我听到有人在敲门,声音很轻。我抓住池沿站起来,用毛巾围住下身,走到客厅里去。很黑。我用一只手摸着墙壁。当我摸到门时,那敲门声已经没有了。我把眼睛贴到猫眼上,见外面走廊上倒是亮着灯,但猫眼的玻璃上粘满了灰,模模糊糊的看不清。我把眼睛贴在上面,等了很久,直到来电。

没一会儿,电话铃响了。我提起来,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“你在干吗?”